

DOI: 10.3969/j.issn.1672-8874.2012.02.003

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的跨学科思考

何明浩

(空军预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19)

[摘要] 从哲学、教育学、军事学以及生态学的视角对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进行理性思考,旨在分析任职教育改革的阶段性特征,明确任职教育改革的现实目标,提高任职教育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关键词] 跨学科; 军队院校; 任职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 E2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2)02-0009-03

The Reform of Militar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Viewed at an Interdisciplinary Angle

HE Ming-hao

(Division of Training, Air Force Early-warning Academy, Wuhan 430019,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views the reform of militar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t the philosophical, educational, military and ecological angles. It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e phase in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form, so as to clarify the realistic aims of the reform,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nerating mode of combat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interdisciplinary angle; the reform of military professional education

近年来,军队院校围绕提高任职教育质量进行了艰苦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对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标准,仍有很大差距,突出表现在:新兴学科发展、信息化条件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滞后;与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相适应的学科专业体系还没有建立;与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相适应的任职教育教学内容体系还不够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还不够健全;军事理论和军事教育创新能力还不够突出;整体办学条件与任职教育深化发展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这些不仅直接影响了任职教育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而且难以满足任职教育院校建设和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构成了任职教育院校面临的阶段性特征,成为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的基本动力。虽然任职教育改革的问题如同哈贝马斯(Habermas Jurgen)所说的“灌木丛一样错综复杂,既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问题,也有教育自身的制度、内容、形式、方法等问题。”^[1]但我们认为,教育尤其是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最根本的问题是“认识人、培养人”的问题。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并非只限于军事教育学的领域,而应具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野,从哲学、教育学、军事学以及生态学的不同角度进行审视,明确任职教育改革的现实目标,提

高任职教育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一、从哲学视角看,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反映了军事高等教育本质,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理论品质

哲学层面的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是教育实践的顶层设计,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理论品质。“任职教育是军事教育价值的本质体现,应当突出任职教育主体地位,推进院校教育改革发展。突出任职教育地位是军事教育价值的本质回归。”^[2]军校教育本质是院校任职教育的认识基础。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它是构成一事物必要要素的内在联系。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最基本的必要要素包括:教育目的、教育主体和学科。正是由于这三个基本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教育目标的育人规定性、教育主体的军事职业性和军事学科的战斗指向性。^[3]

军队院校任职改革的本质可以概括为:遵循高等教育普遍规律和军事斗争特殊规律,以军事科学为基础,有目的地促进学员素质和个性的全面发展,以适应战争和

[收稿日期] 2012-03-12

[基金项目] 国防军事教育学科“十一五”规划国家青年基金课题(CNA060467);空军军事职业大学教材《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何明浩(1963-),男,江苏江阴人,空军预警学院训练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军队建设需要、适应部队发展要求的教育实践活动。既然是教育实践活动,就必须体现“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着眼人的可持续发展,这是高等教育的普遍规律;但是,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的育人目的性又决定它受战争形态的发展制约,“面向战场”育人成为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存在的基础,成为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的独特内涵。所以,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还必须服从军事斗争的规律,突出军事教育的特殊性。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也是高等教育关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在军事教育领域的客观体现。在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实践中,我们既不能用普遍性代替特殊性,片面强调教育的个人价值,片面强调与国民教育的全面接轨,而忽视军事斗争准备的针对性,忽视人才培养的军事特色;也不能以岗位任职需求为借口,片面强调教育的社会价值,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压抑人的个性培养,随意变更特殊性的内涵,扩大特殊性的外延,甚至用特殊性取代普遍性,否则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二、从教育学视角看,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反映了军事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具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价值特征

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是按照特定岗位要求,使受教育者适应岗位职务以及逐级晋升需要而进行的以解决任职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为目的的军事职业教育。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是在高等教育发展、军校教育改革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背景下,依据院校体系自身的建设规律而进行的改革。

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指军队任职教育院校管理者按照上级部门框定的教育内容和价值观念,被动地把军队任职教育院校改革当作院校生存的前提,作为院校在竞争中谋求生存的手段和工具。价值理性指军队任职教育院校管理者把军队任职教育院校改革作为院校管理的内在需要和战略目标,任职教育院校改革本身具有好的价值,而且能够形成和创造新价值。

从教育学的视角来说,首先应将任职教育院校改革作为价值理性和发展战略来对待。教育必须遵循两条基本规律,即促进人的发展的内部规律与促进社会发展的外部规律。^[4]一方面,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具有鲜明个性的人才;每个学生都是有差异的生命个体,具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需要。教育就是要适应人的个性差异,创造良好的条件充分满足学员的需要,塑造他们鲜明的个性品质,充分开发他们的潜力,实现学员的全面发展,为此,必须尊重学员的个别差异和不同需要,实现教育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任职教育院校要适应内外部环境发展的需要。任职教育院校改革必须实行差别化办学,才能形成特色,提高整个系统良好的生态。因此,任职教育院校体系必须建立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任务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补充的院校系统,避免院校和学科专业的重复设置、办学趋同现象。同时,还要注意不同的院校职能相互补充,既避免军官培训中复训,又

避免培训中的漏训现象。

其次,军队任职教育院校是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必须顺应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符合军事高等教育基本规律,实现工具理性。在不同历史阶段,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程度和水平,既为军队院校体系整体构架提供前提和基础,同时也影响和制约军队院校任职教育的发展走向。如我军在国家高等教育系统还不发达的时期,主要依靠军队院校自己的力量培养军队所需要的各级各类军事专门人才,形成了相对封闭、自成体系的军队院校教育系统;而在21世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高度发达的时期,我军的许多军事人才都可以借助国民教育系统进行培养,因此,许多学历教育院校被撤消,依靠国民教育来进行军官任职前的基础学历教育,从而形成了向国民教育系统开放、与国民教育系统相衔接的军队任职教育院校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军队院校教育体系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保持高度一致,无论是美军的军官学校,还是俄罗斯的军事院校,都采取了与国家教育标准相一致的院校教育标准,以保证军事职业教育系统的人才培养质量。

三、从军事学视角看,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反映了军队建设需求,具有军队编制、规模及任务与院校数量规模、类型结构相匹配的实践品质

20世纪以来,庞大军队的建立和新的武器装备的出现与使用,引起武装力量组织结构、指挥系统、体制编制等一系列的重大变化。诸军兵种专业分工更加细致,许多专业人才必须通过任职教育院校逐级培训。随着部队编制体制的改变,任职教育院校必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要求对任职教育院校通过新建、合并或者裁减等方式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建立起与现有部队编制、规模和任务相适应的任职教育院校体系。

从军事学的视角看,军队任职教育院校改革的直接依据是军队的编制、规模和任务,这些决定着任职教育院校的总体规划、结构和各个院校的任务分工以及不同任职教育院校之间的衔接和比例关系。因为任职教育院校是为培养军队各个岗位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服务的,而军队各级各类岗位的设置、人员的确立和岗位职责及任务的划分都是由军队编制所决定的,因此,任职教育院校改革必须以军队的编制、规模和任务为基本的依据,它决定着任职教育院校改革的数量规模和类型结构。任职教育院校体系作为由若干所相互密切联系、功能互补、分工各异的任职教育院校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必须不断地根据外部需求的变化以及内部的分工、调整,不断地调整和优化结构,才能实现自身功能的最大化。

四、从生态学视角看,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是各个任职教育院校之间及院校内外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

在整个院校教育系统中,不同办学状况的院校处于不同的空间,所有院校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空间系统,从而达到院校之间的共生与双赢,这一现象可以用生态学思维方法和理论来解释。与生物物种类似,军队院校教育系统也相当于一个生态组织,军队任职教育院校处于一个层次、

类型纵横交错且错落有致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任职教育院校就像大自然的生物一样是多种多样的，有类型和层次之分。每所院校都有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特定的生态位。院校只有找准自己最适合的生态位，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一个良好而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是由多样化的生态位构成的，生态位的多样化是生物群落结构相对稳定的基础。而单一的生态位结构组成的生态系统缺乏发展的后劲和活力，其抵抗外界压力的作用也十分有限。^[5]因此，生态系统只有打破生态位的单一性，实现生态位的多样性，才能促进各物种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而带动整体生态系统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于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而言，由于军队所需要人才的层次和类型不同，规格和素质要求不同，专业和职业岗位不同，必然要求军队院校任职教育能够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来满足军队对不同层次、类型、专业人才的需要，因此，军队院校的办学层次、类型、服务面向和人才培养规格也必然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形成一个物种十分丰富、生态位多样的复杂系统。

伯顿·克拉克 (Burton R. Clark) 曾指出：“对各高等院校进行分工已经变得越来越必要，因为这有利于不同单位全力投入不同的工作，不同层次的专业培训，不同类型的、适合于不同学生的一般教育，复杂程度不同的研究（从最基础的理论研究到最侧重应用的研究），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因院校分工后产生了各类相应的组织结构得到承担。”^[6]在我军新型院校体系中，各个任职教育院校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特别在军事教育资源总量相对恒定、配置方式仍以计划为主导的情况下，每个任职教育院校的建设发展同时也是其他任职教育院校的外部条件。在全军总体人才需求中，每所院校对应培养某一领域人才，从而有利于军事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为各个任职教育院校创造公平公正机会均等的发展空间，有利于整个新型院校体系结构规模和质量的整体优化，有利于任职教育院校整体办学效益的提高。否则，容易导致院校盲目发展、无序竞争，浪费宝贵的军事教育资源，对军队建设和院校自身造成极大的危害。

因此，任职教育院校改革必须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

(上接第6页)

优势互补，需要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在考查基本领导能力的前提下，开展个性特质诊断与鉴定，确保未来任职时人尽其才。

6. 推进国际间开放交流，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和空间

相互借鉴、相互交流、携手合作、共同提高，是信息时代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军队加强人才培养质量建设的必然趋势。随着中国陆军信息化转型建设的不断深化，作为陆军军官院校，我们希望能够和各国军官院校，在更加广泛的领域进一步加强沟通合作，可以定期围绕各方感兴趣的陆军初级指挥军官培养共同课题开展讲学和交流活动，也可以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通过学习借鉴，促进共同提

能量、信息的交换，不断适应和满足外部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改革自身内部僵化、不健全的东西，实现结构优化，从而促进院校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就要求任职教育院校体系必须打破单一封闭的格局，建立起任职教育院校系统内部相互衔接与沟通、外部与军队学历教育院校和地方国民教育系统相互沟通的开放式的院校体系。

五、结束语

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强调任职教育“动态关系”长远的平衡性。本文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准确把握部队人才培养需求，深化任职教育教学内容、方法手段改革，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有效性，促进任职教育院校办学职能的发挥，解决任职教育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阐述。

虽然人类社会的文化、教育似乎是处于永无止境的不断变化之中，但这种变化的东西，是超越时代的不变与随时代一起变化的复合体，日本江户前期的诗人芭蕉称这两个方面为“不变”与“流行”。“不变”的应是对人全面发展的追求，“流行”则可理解为军队院校教育的内外部环境，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就是在研究军队任职教育体系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调整“不变”与“流行”的长远、动态平衡关系。

[参考文献]

- [1] 哈贝马斯. 认识与兴趣[M]. 郭官义, 李黎,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2] 孙建国. 加速推进任职教育深入发展[N]. 北京: 解放军报, 2009-11-05(10).
- [3] 蓝江桥. 军校教育理念的多视角审视[J]. 军事训练研究, 2008(4): 15-17.
- [4] 孙喜亭. 教育原理[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02
- [5] 潘武玲. 军队任职教育院校办学特色研究[M].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10: 216
- [6]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 王承绪, 译.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76.

(责任编辑: 林聪榕)

高。此外，在观摩联合军演及反恐演习、参加维和行动等方面也可以探索新的培养形式，以拓展陆军初级指挥军官学员的视野、丰富经历、增长才干。

[参考文献]

- [1] 席红霞, 师全民, 徐令彦. 创新初级指挥生长军官领导能力培养途径的思考[J]. 南昌陆军学院学报, 2011(2): 51-53.
- [2] 范彦军. 外军基层指挥军官领导能力培养经验摘要[J]. 领导科学, 2012(1): 25-28.

(责任编辑: 卢绍华)